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馬氏文通

(四)

馬建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氏文通

(四)

馬建忠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馬氏文通

## 虛字卷之七

### 介字

凡虛字用以連實字相關之義者曰介字。

介字云者猶爲實字之介紹耳。夫名代諸字先乎動字者爲主次。後乎動字者爲賓次。然而實字相關之義有出乎主賓兩次之外者。泰西文字若希臘辣丁於主賓兩次之外更立四次以盡實字相關之情變。故名代諸字各變六次。中國文字無變也。乃以介字濟其窮。文心雕龍有云。之而於以者。劄句之舊體。劄句也者。蓋以爲實字之介紹耳。

介字習見者曰之。曰於。曰以。曰與。曰爲。共五字。五字之用。先所介者常也。

### 之字之用七之一

之字訓爲代字。訓爲動字。已詳於前。訓爲介字。則不爲義。故曰虛字。經生家訓之字云。言之間也。之字所問之言不一。一以介於兩名字之間者。兩名相續。意有偏正。偏者先而正者後。偏正之間。概介之字。然未可泥也。大抵以兩名字之奇偶爲取舍。論次篇已縷陳之矣。又以意之輕重爲之字之取舍者。宜

公三年穀梁傳云。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是則之字加否。卽爲辭緩急之別。疏釋以爲范氏所引別例。其理迂誕而不盡然也。若以緩急二字以解意之輕重。似有可解之處。

秦漢文虛字最少者。莫若漢書。漢書諸篇。記事最長者。莫若霍光傳。傳文字約六千。所用之字。間於兩名者。共計十二。如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服斬縗。無悲哀之心。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諸句內所間之字。皆爲意之所重。刪之則不辭矣。而諸句用法。與論次篇各例。可互證也。

## 二以介於靜字名字之間者。

昭六年。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聖哲明察等皆靜字之偶者。而所附名字各皆單字。故參之字以四之。此例已見靜字篇。數目靜字之爲分數者。或母爲名而子爲數者。如律歷志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八十一分日者。母也。四十三者。子也。間以之字。又或母子俱爲數者。如文公十八年云。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二十與一。母子皆數也。亦間之字。而不間者。如什一萬一之類。凡言分數之字加否。皆已散見於代字與靜字篇矣。

### 三以介於代字名字之間者。

秦楚之際月表序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若斯者指示代字也。亟字單故加之字以足焉。又德若彼用力如此。蓋傳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若斯之難兩句同並同上。匈奴列傳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路遺威儀俯仰如彼如此後綴以之字皆以難備兩靜各爲單字故也。刑法志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繆論如此甚也。淮陰侯列傳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論語云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刑法志云有君若是其賢也所引四句與前同一句法而如此甚也如是甚也兩句不加之字若是其賢也若是其幾也兩句易以其字是則之其兩字之加否與文義無涉也。賈誼傳云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此指示代字也後加之字不爲義猶曰此政此令云爾然且加之者所以四之耳此種句法罕見至其篇末有云此之不爲者之爲代字非此例也。

### 四以介於名字動字之間者又別三式其一散動字用於偏次而名字在正次者率間之字以明之。

賈誼傳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致諫之鼓記過者動字及其止詞也宰名字也中間之字以明偏正之次下句同解。趙后傳迺反覆校省內暴靈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竊姜妒媚之誅甚失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引內諸句以過誅意志事五字爲煞字者皆此例也諸句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

動字用如名字而正次名字又皆隻字故以之字四之也此例已詳於散動之爲偏次節矣

其二凡讀於起詞坐動之間間以之字一若緩其辭氣者然又凡讀爲起詞爲止詞皆可間以之字讀無起詞而欲間以之字者必有字以先其坐動所以爲之字可間之地也讀有所字先乎坐動者如間之字則不先坐動而先所字焉要之讀無之字者其常而有之字者必讀也非句也

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所以比之讀也大旱起詞也望坐動也中間之字緩辭也比讀概以也

字助之又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三讀三之字各以參於起詞坐動之間凡所爲比者與所以比者皆讀也

而集成爲句蓋所爲比者之讀猶起詞也而所以比者之讀表詞也猶若諸字用若斷詞所以決其可

比之理又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爲言故之連辭也故爲後之讀間以之字平原君列傳夫賢士之處

中其末兩比讀皆間之字宣十二以歲之非時獻兩讀言請獻之故間以之字辭氣一宕衛將軍傳自

立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吳語爲使者兩讀亦言故也匈奴傳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

之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養生主始臣之解牛

時所見無非牛者兩引皆記時之讀也至宣公十二年云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成公二年云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僖公二十三年云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經生家皆謂所引傳語各節首句皆間之字而下以若字對之故之與若互文耳不知凡起詞坐動有之字爲間者皆讀也而凡讀挺接上文者時有假設之意不必以之

字泥解爲若字也。非然者。書云。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又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爾家。凶於而國。凡讀有之字。問者皆有假設之意。而對句並無若字以爲互文也。則又何說。以上所引諸讀之有之字。爲問者。皆非起詞與止詞之讀也。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之得天下也。讀之爲起詞者。故問以之字。且率以也字助之。所以跌宕其辭氣也。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讀之爲起詞者也。之先乎所定例也。又。今天下溺矣。也。夫子之不援。問句之起詞也。無也字爲助者。辨辭欲其急也。又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乃宜字之起詞也。猶云百姓之謂我愛也。宜哉。又。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又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丁。亦起詞之讀也。後句猶云。且王者之不作。疏於此時者。未有也。故王者之不作。五字。乃疏字之起詞。而疏於此時者。又有字之止詞也。下句倣此。三句皆無也字爲助者。以述事之辭。欲其急也。孟子七篇讀之助以也字者。不可勝數。蓋孟子之文。欲其疏暢故耳。道遠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論夫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任其鄙。李斯列傳。彼賢人之用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張陳列傳。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商君列傳。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諸葛亮傳。贊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其引書七次。其讀之爲起詞。各問之字。而助以也字者。皆以記同時之事也。如鵬之水擊三千里。皆其徙南冥時之事也。餘可類推。大宛傳。漢之路遠。王財物。不可勝言。日者列貴幸君。雖兄弟不如。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引諸讀。皆有之字爲問。而無也字爲助者。以全讀六藝志。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字義皆爲起詞。故直接坐動。無令助字相間。以緩辭氣也。東方朔傳。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鄼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李斯列傳。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黥布列傳。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賈誼傳。秦王之欲尊宗廟。安子孫。與湯武同。所引諸讀。惟問之字。以讀之起詞。亦卽坐動之起詞。故不助也。字使辭氣較直捷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讀。其起詞卽爲者字。而復冠以古字者。欲之字。有可問之地也。至秋水云。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四讀所問之字。皆先所字。

孟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良人之所之也者。讀也。而爲矚之止詞。問以之字。置先所字。助以也字。結句也。又敢問。矚人之所之也。良人之所之也者。讀也。而爲矚之止詞。問以之字。置先所字。助以也字。結句也。又敢問。矚何。矚矚之非臣者。問字承讀也。不助也。字者。非結句也。又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虞公之不可諫者。知字承讀也。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者。亦知字承讀也。兩讀皆問之字。而也字則一助一否者。解同上。又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兩讀皆有所字。而之字先焉。兩讀又皆爲止詞。而置先於句。一則爲賤之止詞。而復以之字重指者。所以偶賤字且正言也。一則爲識之止詞。而不復重指者。不狀識字。已偶矣。又反言也。又今之所謂良臣。兩讀一爲起詞。一爲表詞。皆有之字。先乎所字。而兩讀之起詞。各以今古二字代之。所以爲問之字之地也。夫如是。僖公四年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秦策云。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燕策云。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孔光傳云。有所薦



辟唯恐其人之聞知。趙策云：恣君之所使之。管晏列傳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大宛列傳云：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申韓列傳云：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商君列傳云：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則陽云：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送孟東野序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所引諸讀，皆爲止詞，而各有之字間焉者也。又介字後，讀之爲司詞者，亦有之字間之，與讀之爲止詞者同。蓋司詞止詞，兩皆賓次也。孟子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讀也。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亦讀也。兩讀後乎以字，而爲其司詞，皆有之字間之。

其三。凡止詞先乎動字者，倒文也。如動字或有弗辭，或爲疑辭者，率間之字，辭氣確切者，間參是字。

論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者句之起詞，不出其坐動也。言則出之止詞也。今止詞先置，而出爲不字所狀，故

間之字以明焉。又子曰吾斯之未能信。信者，吾也。所信者，斯也。能乃助動，而爲未字所狀。故斯先置，而間之字，至

動字有弗辭者，其止詞原可先置。故此句可易云：吾未之能信。文義雖同，而辭氣迥異。若云：吾未斯能

信，又不辭矣。故以斯爲代字，間以之字，則神情勃然矣。學者其審辨之。又古者民有三疾，猶云今也，或

亡是也。又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猶云：何必之公山氏也。又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猶云：吾以爲子所問之有異也。乃

所問者，由與求耳。蓋皆疑辭也。至論語云：父母唯其疾之憂，一句無弗辭無疑辭，而亦問之字者，蓋有

唯字先之也。如孟子云：唯弈秋之爲聽。達生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原道云：惟怪之欲聞。與崔羣書云：少飲食而思慮，惟此之望。送李愿序云：起居無時，惟適之安。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以上六引，皆有惟字先焉。夫之字以間倒文，此種句法，左氏論語最所習見。後則韓文襲用者最多。莊公三十二年云：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成公十三年云：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昭公三十一年云：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又云：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宣公十二年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僖公十五年云：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桓公十三年云：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隱公元年云：姜氏何厭之有。論語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虞卿列傳云：趙且亡，何秦之圖乎。項羽本紀云：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酷吏列傳云：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許國公神道碑云：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孔公墓誌銘：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五箴云：余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守戒云：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以上所引，皆名字之爲止詞者先置，而或有弗辭，或爲疑辭，故間以之字，更有承動先置者。如僖公七年云：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覆亡動字也。以承不暇者。今倒置焉。猶云：陳將不暇於覆亡也。襄公二十四年云：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猶云：非患無賄，而難無令名也。又

鄭尙書序云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猶云若將趨入爲拜庭者以上三引皆承動先置而間以之字者蓋非弗辭卽疑辭耳

至介字後司詞間亦先置而參以之字者論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爲介字也夫人其司詞也猶云非爲夫人慟將

爲誰乎隱十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猶云不唯爲許國也越語昔吾先君同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

與同猶云與鼉鼉魚鼉處而與鼉鼉同階也昌黎上宰相書云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猿

狢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猶云與麋鹿處與猿狢居也原其

句法之所自則庚桑楚有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兩句始知爲與兩介字其司詞先置而可間以之

字也不寧唯是狀字必先所狀常也而養生主云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軫乎未嘗兩字所以狀經

字也今後置焉猶云技未嘗經乎肯綮也或云技經肯綮者未嘗也亦通則未嘗兩字用如表詞而後

經肯綮則爲讀矣亦無不可賈誼傳云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諸句內所謂習與正人居之者猶云習與

正人居者也之常解如者字於義較順之字之用有時不爲義而惟以足他字之語氣者如頃之久之

上之下之等語見狀字卷尾一節以上諸引皆以之字爲問者

僖十五慶鄭曰懷諫違猶云君之懷諫違卜者固惟以求敗也故敗爲求之止詞今先置焉而語氣急

切間以是字常若含有惟字之義。又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猶云此行也亦惟實踐爾國人之妖夢而已。夢字乃踐之止詞。今先置而間以是字亦含有惟字之義。又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擊其身之亡而惟憂羣臣惠之至也。一間之字者以恤合不字已成偶矣。一則間以是字者義含惟字語較急切故也。然則僖公二十三年云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兩句。明用唯字者以力是視三字不能句也。故宣公十二年云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成公十三年云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又云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等句皆此義也。隱公三年云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成公二年云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襄公十四年云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襄公二十一年云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僖公四年云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襄公八年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昭公二十五年云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又云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昭公二十一年云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襄公三十年云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昭公九年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僖公四年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襄公三十一年云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自序云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是守上于襄陽書云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上柳中丞書云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送石處士序

云使大夫無昧於諂言。惟先王是聽。祭十二郎文云。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送陳密序。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所引諸句內間以是字者。皆此例也。惟襄公九年云。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猶云鄭國如不從。有禮與彊能庇民之人。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是句有弗詞。而亦間以是字也。蓋句長而唯字語氣或恐不足也。

### 於字之用七之二

於介字也。聯綴實字也。而爲用不一。用於比較。則以表相差之義。

於字用以表相差之義。已詳於論比篇矣。孟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金與羽比重。表其相差之義者。於字也。而聯綴其所比者。亦於字也。又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丹之治水。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賈禹傳。其於變世易。兩引比語。皆同例也。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

### 用附靜字。則以繫所司之詞。

靜字後。往往附有司詞。以足其義者。而所以聯綴司詞。以附於靜字者。率用於字。詳見靜字篇內。東方朔傳。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凡八用於字。皆以聯綴司詞。以附於靜字也。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成者。非有明主聖王。孰能聽之。

莊子駢拇篇內有云。侈於德。侈於性。駢於明。駢於辯。枝於手。枝於仁。多於聰等句。與論語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又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諸句。皆以聯靜字之司詞也。

用附動字則以介轉及之詞。

外動字於止詞之外有轉詞以言其行之所歸與其行之所自者。又有內動字雖無止詞而有轉詞以言其行之所向與其行之所在者。皆已詳論於內外動字諸篇矣。孟故天將降大任於人也。降外動字大任其止

詞也。而是人則降大任之所歸也。故以於字介焉。又音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加外動字彼爲其轉詞而諸代之於兩

字之字其止詞也。於字所以介轉詞也。公隱三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非先君之意也。納國乎君致國乎與夷句法同上乎代於字。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聘受命焉。受命者外動字

與其止詞也。於先師者言受命之所自也。又蓬蒙學射於羿。靈羿之道。於羿者亦言學射之所自也。凡於字言所自

者以乎字代者蓋寡。又取諸人以爲善。諸代之於兩字同上。揚雄傳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六用於字皆所以介外動字之轉詞。有言所在者有言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所自者故並及焉。

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兩作內動字。介以於字以表明察之所向。又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乎代於字與上

同。又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三介於字以記所在也。而孟子云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出於幽谷者於字以言所自猶云出自幽谷也。以後一用于字一用於字皆言所至

也。原鬼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八用於字有言其行之所在者所向者所受

也。

者閱者可自辨之。內外動字後介於字爲轉詞者各詳本篇。

用附受動則以明行之所自發。

凡外動字之止詞變爲起詞是卽外動字之轉爲受動矣。至外動字之起詞轉爲受動則有書有不書者。其書者往往介以於字者明其行之所自發也已詳於受動字篇矣。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曰治人曰食人則外動字與其止詞至轉爲受動則曰治於人曰食於人介以於字者以言治與食之行所自發也。成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傷於矢者爲矢所傷也。

以上於字之用要皆綴於所附之後若於之司詞爲意之所重者則可先所附焉有無兩動字如有轉詞以言所於有所於無者往往先焉。

孟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取外動字於武城者附於取字而爲其轉詞也以其爲意之所特重者故置於動字之先。又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加外動字也於我者其轉詞也。徐無鬼其於不於不已者者比字之轉詞也。平原君列傳今乃於於毛先生者失字之轉詞也。上張僕射書惟愈於於執事也者進字之轉詞也。釋是三者於敵以下於敵以下受字之轉詞也。以上所引轉詞要皆附於外動字以其爲意之所重故置先於所附焉。

論於女安乎安內動字也於女者附於安字而爲其轉詞以其爲意之所重故先之。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安內動字也於女者附於安字而爲其轉詞以其爲意之所重故先之焉。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稔而辟焉之其所散情而辟辟內動字也。代之於兩字已見代字篇。故人之其所親愛者即人之於其所親愛也。乃辟之轉詞。留侯世家此布衣足內動字也。於良者其轉詞也。以上所引轉詞要皆附於內動字。以其爲意之所重。故先附焉。高帝紀大王先得秦王多靜字也。於天下附於靜字之司詞也。今司詞置先靜字者以其爲意之所重也。虞卿列傳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於長者於婦人薄厚兩字之司詞也。逍遙遊其於光難靜字於光其司詞也。三國志諸葛亮傳然亮才長短兩靜字於治戎於奇謀其司詞也。孔君墓誌銘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以上所引皆司詞置先於所附之靜字以明其爲意之所重也。然則內外動字之轉詞靜字之司詞皆可先其所附。惟受動與差比兩端所有於字爲介以綴於其後者則未見有先乎所附者也。

至有無兩動字後其轉詞往往置先所附者。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於我心有字之轉詞也。猶云有戚戚於我心也。今先置者亦以明意之所先也。論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字之轉詞也。餘同上。孟孟子對曰。同上。魏公子列傳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於趙有功同上。高帝紀吾於天下亡同無與崔羣書解君無所損益也守戒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徐偃王廟碑天於柏鬻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文帝紀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寶公墓誌銘自始及終於界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論捕賊行賞表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凡有無兩動字後所有轉詞皆先置焉者蓋皆爲意之所送何堅序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

先也。



不特此也。外動字之止詞，間有介以於字而先焉者。其止詞之重否，一以字之奇偶爲定。表詞之偏次，若與起詞有對待之義者，率介於字而先之。

孟吾於子思。師外動字。子思其止詞。今爲意之所重。故介於字而先之。師字奇。故加之字以偶焉。又我則師之矣。

命則不能二字已偶矣。止詞不重。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二字。用如外動字。天道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上李侍郎。

書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燕喜所引諸外動字後。止詞不重者。字偶故也。昭二十五。我不輸。

周粟我於周爲客。我於周爲客者。猶云。我爲周之客也。則客爲表詞。周其偏次也。今周與我有對待之義。故介以於字而先焉。哀十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廉頗列傳。君於趙爲貴。

修滕王閣記。袁六引皆同例。而句中皆有爲字爲斷詞。間無斷詞。而句法亦同者。秦策。子秦人也。寡人於南昌爲屬邑。

於子故也者。猶云。寡人乃子之故也。句法同上。而少斷詞耳。王吉傳。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於子故也者。猶云。寡人乃子之故也。句法同上。而少斷詞耳。王吉傳。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於子故也者。猶云。寡人乃子之故也。句法同上。而少斷詞耳。王吉傳。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 其非表詞之偏次。又非轉止兩詞。而與起詞若有相關之義者。亦從此例。

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字與前後文義實不相屬。而於義則與浮雲之富貴有相關之義。故介於字以繫之。

孟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之不我愛一讀。而爲何哉之起詞。猶云。父母之愛我與否。何有於我哉。成二。克於

能爲役。趙充國傳。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干之屬。不煩兵而解矣。叔孫通傳。楚成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淮陰侯列傳。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駢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養性均也。諸引句中其介於字者皆與起詞有相關之義。故先焉。

是故凡與起詞有對待之義者必介於字以繫於其後。而又參以之字者所以讀之也。故之於二字卽所以申其對待之義。而用若讀之坐動者然。

論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與天下兩相對待者也。故以於字介天下以繫於君子之後。參以之字者所以成讀也。故之於二字相連。一若用爲讀之坐動者然。故孟子爲云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又云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又云周公之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云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論語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吳語云。君王之於越也。翳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論小功不稅書云。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豈牽於外哉。又進學解云。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又云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又云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統觀所引之於兩字。離之則各有其義。合之則有對待之義。玩其口氣。若爲讀中之坐動者然。

於字司詞。未見用指名之字者。用所字者亦罕見也。

穀傳五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滕於晉也。執不言所於地者。猶云不言所於執之地也。所爲於之司詞。而先焉者例也。遂少尹序。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所於歸同上。所司於字。實所罕見。而司之字。則未一見也。大抵之字惟用於賓

次而於字所司概非賓次故也且焉字可代於此詳代字

於字司讀者爲常

孟王無異於百姓 百姓之以王爲愛一讀乃異字轉詞今爲於字所司又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其所

往一讀於字司詞又或曰百里奚自 秦養牲者一讀於字司焉論君子於其所 其所不知一讀於字司

之莊元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 其出焉其歸焉兩讀之記時者各司於於字秦策二年之後爲帝若

餘王之爲帝禁字止詞禁王之爲帝乃以字司詞以禁王之爲帝又於字司詞句法奇創中庸云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以化民者介字與其司詞今又爲於字司焉與前同一句法黥布列傳用此得王亦

客列傳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韓安國傳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與孟尙書書其

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送寶從事序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部交遊之能文

者二十有八人 諸引句於字所司皆讀也

司詞後乎介字轉詞後乎動字者常也內外傳有反是者後此則未之見也

昭十五貧而無 所於憾者蔡也故於蔡乃憾之轉詞今先焉蔡乃於字司詞今亦先焉此皆反乎常例

而詞氣較勁昭十九其一二父兄 私族於謀者謀於私族也或云私謀於族也是則私爲狀字而與謀

字不合也於例不安昭四亡於不 亡於不暇者不暇於亡也傳九入而能 言何有於士也昭十九諺所

市於色者 言怒於室色於市也齊語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 言有蔽於海有渚於渠弭有

牢於環山也。諸引句，惟見於內外傳者。至書酒誥云：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惟轉詞之先乎動字耳。非倒文也。

乎於兩字同一用法，而有時不能相易者。此則繫乎上下文之語氣耳。于字亦同於字，見於經籍者居多。後人未之習用也。

孟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得乎得乎邱民者，猶云得之於邱民也。如易於字，則不詞矣。餘仿此。又奮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得乎邱民者，猶云得之於邱民也。如易於字，則不詞矣。餘仿此。又奮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盈科而後，若云奮於百世之上，放於四海，不明於善詞義同，而語進放乎四海，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若云奮於百世之上，放於四海，不明於善詞義同，而語氣不順，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養生主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王吉傳：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撻，身勞車輿，燕策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立之乎羣臣之上。公宣六：夫畚為出乎閭，上李侍郎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說，磨平事業，而發奮乎文章，不貳過論。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祭田橫墓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所引句內乎字，用同於字。易之則語氣不勁，惟所用乎字，率以名字為司詞，罕見有司讀者。論君子去仁，惡乎成。兩引惡乎，猶云於何也。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疾寡人惡乎。屬國而可，惡乎屬國者，猶云屬國於誰也。惡乎兩字連用，成語也。

齊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詩：王于興師，又于沼于澗之中。易：介于石。經籍中用于字者，往往而是。然罕有用以介讀者。宣公十一年云：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云云。于非於解。杜註訓曰也。于字用作別解者，不贅於字合代字。如於是於此之類，散見他處，此故不論。

以字之用七之三

以介字也。聯綴實字也。而用法有二。一司名字者。一司散動者。

其司名字者。先於所繫動字者。常也。而為義不一。

以字以言所用者。

孟殺人以挺與。挺刃所用以殺人者也。以字介之。又曰許子以釜釜甑與鐵。所用以鑿耕者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諸句。以字所司同上。徐無鬼。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匈奴

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偃二。晉

內以字所司名字。皆以言所用者。此即內外動字之轉詞也。

以字以言所因者。

孟斧斤以時入山林。以時者。因時也。又乃孔子則欲以微。以微罪行者。猶因微罪行也。又豈不曰。以位

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以位以德者。猶云案位案德也。案亦因也。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以位以德者。猶云案位案德也。案亦因也。秋水。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高帝紀。鄉者夫人。天子皆以君。文帝紀。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陸賈

傳。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張禹傳。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萬石君列傳。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

夫人。藍田丞。壁記。例以嫌不可否事。不貳過論。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吾

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諸所引句內以字所司皆名字。凡以言所因也。統觀兩節以字司詞。概先動字。其有後乎動字者。則司詞長。不則語意未絕也。見外動字篇。

其司散動字者。則必後乎其他動字。凡以言所向也。以字間有可省者。

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第一以字司名字。解用也。以伐虢者。伐外動字。虢其止詞。皆為以字所司。今

後乎假字者。以言所為假道也。卽假道之初意也。此以字以聯先後動字之法。見於書者所在皆是。日

列傳。夫卜者多言。誇毀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

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匈奴列傳。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復始。古吳

語。請王厲士。以奮其明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所引以後散動字。皆言其前動字之所向也。淮陰侯列傳。解衣。猶云

以衣我以食我也。今省以字。故同傳下文卽云。衣我以其食。左管晏列傳。解衣。猶云以贖之也。

叔孫通傳。專言以進之也。趙充國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諸故。擊盜進之。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也。溝洫志。旱則開東水。則開西方。以溉冀州。以分河流也。大抵漢書省以字者居多。

以字先乎動字。間蒙上文而不言所司。助動後以字。必以為例。

孟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為動字也。以字先之。而不言所向。蓋以字司詞。卽行王政之君。已見上文。故

蒙而不書。又今燕虛其民。王往而征之。民此為字作決辭用。以為二字不一其解。已見表詞篇內。又孟

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猶云有司中無以前事告者。孟子云。子力行之。亦

以新子之國。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諸句。新陳兩動字前以字。皆不言所向。其司詞皆蒙上文。至助動後以字。習用此例。已見助動篇矣。大學所惡節內。毋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交於左。毋以交於右。諸句以字。皆此例也。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馮唐列傳。其軍市人競以相高。魏公子列傳。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倍三十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刺客列傳。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諸以字後。司詞皆蒙上文而不書。

以司何是兩代字。倒置爲常。司之此諸字則否。

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司何字。而後置焉。淮陰侯列傳。後有何以者。猶以何也。昭十一。楚是以無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司馬遷傳。惜其不成。是以極刑。而無愠色。僖十五。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引句內是以者。猶以是也。是以皆冠句首。然如楚

是以無分句。則是以置於起詞之後。亦順。東方朔傳云。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同一句法。

原道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與馮宿書。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上張僕射第二書。及以之馳騁於揚蕩。搖其心臍。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則一二年。無全馬矣。所引書內五言以之。皆如常例。以之二字。經籍罕用。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與崔羣書。以此而推。所引以此兩字。亦未倒置。大學有云。此以沒世不忘也。是此爲以字。所司而先之者。不知此句暗函所字。猶云。此所以沒世不忘也。已見代字篇矣。

以司所字。則必後焉。

孟學則三代共之。所指上文學字。以字司之而後焉。又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所以同上。所指者字。皆所以明人倫也。李斯列傳。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襄四。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燕策。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平準書。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平準書。諸句內所以兩字。皆以後於所。此書中最習用者。

後名字者不常。

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猶云以夜繼日也。以司夜字。今反後焉。倍十五。且晉人感憂。猶云且晉人以感憂重我。以天地要我也。感憂天地兩雙名。各爲以之司詞。而以字位其後焉。成九。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諸排句。猶云以仁接事。以信守之。以忠成之。以敏行之也。此種句法亦最習見。論語。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與此同。倍十五。若晉君朝以入。則婢。猶云以朝入。以夕死也。餘同。孟曰是何傷妻辟纊。以易之也。猶云彼以身織之履。妻辟之纊。易之也。身織履。妻辟纊。兩讀。而用如名者也。隱三。若以大夫夷其將。何辭以對。猶云其將以何辭對也。諸所引皆以後司詞之證。昭公十三年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杜註云。不共晉貢。以魯故也。倒文也。見之字篇。

兩靜字義可分者。參以字以聯之。

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安樂兩靜字。參以字以聯之。猶安而樂也。餘同。見靜字篇。大戴禮。曾子。聘義。溫潤而。不如賢以譽。生以。同上。所引以字。前後間有動字。而亦視同靜字者。爲其言已然之境也。澤。仁也。纊。密。



以也。以而兩字互用之證。故用義必同也。荀子議兵。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利罰。欲必以信。處舍  
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諸用兩靜字。皆聯以以字。送鄭尚書序。蠻夷同上。晉語。狐偃。惠以  
所明。無道吾所欲。夫是之謂六術。諸用兩靜字。皆聯以以字。悍輕。易怨。以變。同上。有謀。趙衰。文以  
忠貞。賈佗。多識。以恭。公曰有謀。曰多識。曰無義。皆可視同靜字。故以字聯之。

以為二字。或省為字。而單用以字者焉。

昭二十五。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者。猶云以為難也。其所以者。即上文逐季氏也。釋文曰。邱孫以可絕

句。勸者。勸公逐季氏也。猶云。邱孫以逐季氏為可。而勸之也。難可兩字。皆靜字。而為表詞者。又有以以

字解作謂字者。文義雖同。而以釋字法。則強合矣。齊策。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猶云。皆以為美於

徐公也。美亦表詞。釋之列傳。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猶云。以絳侯。周勃。為何如人也。以蕭何功為最

盛也。趙策。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猶云。以臣為為秦也。所引皆含為字。此種句法。見於今文者

蓋寡。

以字司上下往來與方向等字。皆以為推及之詞。

論。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曰以上。曰以下。所言不止中人也。由中人而推及於高乎。中人者。與降乎中

人者也。傳二十三。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孟自有生民以來。襄九。自公

田之北境。平準書。於是諸引以字後。綴以往來上下南北諸字者。皆以推言其人其地其時也。

以字司頓冠以句首或頓後聯以而字者最習見

滑稽列傳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而不得楚國堂堂之大一頓以字司之冠於句首文勢一振李斯列傳夫以秦之強大王侯成帝業爲天下一時也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一頓文氣更勁又如句法習以夫以且以爲冒起孟且統此萬世之一時也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一頓文氣更勁又如句法習以夫以且以爲冒起孟且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張陳列傳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淮陰侯列傳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賈誼傳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虛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匈奴列傳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又云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管楊子書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乎況又與崔李繼至而交說邪統觀引句以字冒起一頓提振文勢最爲得力故史籍論事往往用之

至以字冒起一頓後聯以而字者句法亦同藺相如列傳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以秦之疆後聯以而字文氣較爲宛轉耳庚桑楚今以畏蠱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於賢人之間我其約之人邪張其寶周語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刺各列傳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餓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此種句法經史所在皆是

以字用作別解不在此例

列子云宋人執而問其以註云以故也國風云何其處也必有以也史記云有以也夫兩用以字亦解故也又論語云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猶云敬忠與勸也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否猶云當克與否也襄公二十年賦常棣之七章以卒猶云賦七章與卒章也至易云得妾以其子言與其子也

猶云剝牀以足言及其足也以代與字已見同次篇以代及字不無牽合姑存之

### 與字之用七之四

與介字也凡以聯名代諸字之平列者其與乎動字之功用者則必先焉見動字篇

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及天道兩名平列蓋皆爲夫子所可言者也故以與字聯之論語云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利命仁三者皆夫子所罕言故聯以與字莊二十八賂外壁有云下嬖字衍當作東關五蓋

東關五第二見於漢書古今人物表者也故梁五及東關五皆爲外嬖皆所當賂者也故聯以與字孟

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所引與字之司詞或名字或代字而位皆先乎

動字者蓋皆與乎動字之行也德充符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燕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

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平原君列傳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屈原所引與字司詞或名列傳上宜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項羽本紀此追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字或代字皆先動字凡動字有偕同之意則必有與同者故介以與字曰連和曰偕曰同列曰同命皆

有偕同之意動字有互指代字者亦然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

相善也俱居相善同上上于相公書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權公墓碑前後考凡引句內動字前有相

俱諸互指代字者皆有與字先之也

凡歷數諸名諸代字與頓讀之用如名者可參用及字與及兩字互文也見同次節

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曷予女代字。及以聯之。叔孫通列傳適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三頓以與及兩字聯之。原性夫始善而今惡與始惡而今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平準書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昭元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樂皆取憂之道也六國年表序此與以耳食無異賈誼傳太子之道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論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上鄭留守啓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復上宰相書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又云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問於已仕未仕者所引頓讀有聯以與字者亦有聯以及字者可與同次節參觀。

句法有兩者相較則以所與者爲比。

李斯列傳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兩引與字皆以聯相比也秦策夫取哉淮陰侯列傳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魏執與始強猶言與始孰強也詳詢其不反也孰利與字以聯兩比之事孰利者兩者之中何爲利也魏執與始強猶言與始孰強也詳詢問代字矣又漢書高帝紀云今某之所就與仲孰多同一句法呂氏春秋貴直篇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此以與字爲比者卽論語云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大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劉歆傳云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大宗師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孟子云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對禹問云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以守法諸引句法皆同惟閔元年云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兩句倒置司馬遷傳云假令僕伏法受誅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此比詞之所以聯以與字也。有云。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絕句。以與字解作謂字。猶云。不謂我能死節也。蓋未知比字之義耳。

與司誰何兩代字。後所司者常也。

賈誼傳。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東方朔傳。所謂誰與何與者。卽與誰與何也。孰與二字。不在此例。孰與二

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孟王誰與爲善。

字所司見上。

司所字則必後焉。

論揖所與立。與司所字。而位於其後。孟其妻問所與飲食者。淮陰侯列傳。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霍光傳。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柳子厚墓誌。所與游皆當世

名。引句內。所與二字。皆司者後於所司。

後於名字者不常。

與司名字而倒置者。必問之字。已見之字節矣。庚桑楚。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猶云。與臃腫居也。上宰相書。麋鹿之

昭十五。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越語。王孫子。昔吾先君。同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鼉鼉魚鼈之與處。而鼉鼉之與同階。所引句法同上。皆問之字。其不問者。則惟論語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吾非與斯人之徒。而與誰也。與外動字也。

與先動字。其所司有蒙前文而不書者。

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猶云。晉平公弗與亥唐共天位也。亥唐在前。故隱而不書。陸賈傳。留與飲數月。霍光傳。引內昌

邑從官竊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禁關內散戲李斯列傳乃召高與謀事尹翁歸傳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諸引句內與字司詞皆在前文故舍而不書與字於助動後無司詞者常也

論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論賜也始可與共學者言可與之共學也之者以指可與共學之人下同可

助動也此等句法動字往往解爲受動與言詩已矣言可與賜論詩矣賜司詞而爲起詞故可言諸動

字皆可視同受動有謂中庸云可與入德矣論語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繫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

與祐神矣袁盎列傳云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諸與字作以字解而引貨殖傳云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揚雄傳云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諸句以與以兩字互文爲證不知

古人用字不苟其異用者正各有其義耳況助動後與字實有本解如陸賈傳云越中無足與語若云

無足以語則不詞矣書籍中與字往往有不可解之處釋詞所擬之解頗可釋疑然不敢據爲定論也

爲字之用七之五

爲介字以聯實字也解因也助也又凡心嚮其人曰爲要之凡行動所以有者曰爲故爲必先乎動字而

爲爲動字解作爲也爲爲連字解因爲也皆與此異爲字司名者其常

孟故爲淵魚者類也爲帶鷗者鷗也爲湯武民者樂與紂也鷗之所以鷗魚者爲淵也故爲淵者乃鷗之所以鷗魚也爲爲司詞

先乎鷗字者此也又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六爲字司詞皆先

動字而爲之之爲動字也。遊遊遊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禱萬物以爲一世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陸賈傳。爲天下興利除害。淮陰侯列傳。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公隱元。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知北遊。夫道皆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諫佛骨表。直以年豐人樂。徇人諸引句爲之司詞。皆先動字。然孟子云。不知者以爲爲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玩戲之具耳。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又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諸爲字之司詞。皆以煞句。而後無動字者。則以皆爲句之表詞也。故爲肉者。乃不知者妄度孔子所爲不稅冕而行也。他句同此。

司代字則之字居多。

孟湯使粵衆。爲之耕者。爲葛耕也。又況於爲之強戰論。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淮陰侯列傳。今足往爲之耕。爲之耕者。爲葛耕也。下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上留守鄭相公書。爲其長者安得。所引爲之強戰。爲之聚斂。爲之盡力。爲之之意。皆介字也。至爲之禽者。猶云爲所禽也。不在此例。見代字篇。又齊物論。故爲是舉。建與楹。厲是代字。與字所司其他代字之所司者。詳代字篇。

司所字必後之。

大宛列傳。所爲來誅首。爲司所字而後焉。張丞相列傳。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爲司所字而後焉。后有郤邪。項羽本紀。諭以所爲起大事。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長君傾動。關中司馬遷傳。詩。四所爲同上。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司詢問代字亦然。且可拆置焉。

論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公隱元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論由之  
瑟奚爲於某之門淮陰侯列傳今戰而勝之齊之牛可得何爲止  
曰誰爲曰曷爲曰奚爲曰何爲皆  
爲字後於詢問代字也

張陳列傳今怨高祖辱我  
王欲殺之何乃汗王爲乎言乃何爲汗王乎也爲何二字先後拆置  
汲鄭列傳何乃取高  
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言乃爲何取

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也至孟子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惡用是駢駢者爲哉與逍遙遊云奚以之  
九萬里而南爲楚詞漁父篇云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以及左傳云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國不競亦  
陵何國之爲諸句內何爲兩字或首尾拆置或間以之字然爲字有解作語助不爲義者有解作有字  
者至解作斷詞則見詢問代字節今皆解作介字亦通至因所解而音韻有別者皆後人爲之孰是孰  
非未有確證

先乎動字其所司可蒙前文而不書

張釋之列傳一傾而  
天下用法皆爲輕重皆爲輕重者言皆爲一傾之故而有輕重也一傾在前文故爲字後不重言而上  
蒙焉孟荀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擊龍之匡衡傳臣竊見  
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養生主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秦策妻  
不下緹媵不爲炊王公神道碑公獨有閭爲計度論議直其寃李將軍列傳無老壯  
皆爲垂涕薛君墓誌銘君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諸引動字前爲字  
其司詞皆蒙前文而不書者也

古籍中爲字有難解者釋詞諸書只疏解其句義耳而爲字之眞解未得如是句法既非數觀故不列



焉

由用微自諸字七之六

由爾雅云從自也介字司名字與是此諸代字如常司所何諸字則後焉

禮四賊由太子孟此司名者孟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釋之列傳此司是此諸字常例也三王世家

所由來遺矣孟此司何所諸字而後之者由之司詞有隱寓者文帝紀今法有誹謗詭言之罪是使衆

志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猶云上無所從聞過失也道無所從至也繇通由並訓從

用廣韻云以也介字司名字不常司是此何諸字則後焉先動字則司詞可省

酷吏列傳用廉爲令史鄭公神道碑用以也所司皆靜字而名用者司名字罕見否與名字無異矣楊

傳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論怨是用希成十三狄應且憤是用告我又是用宣之又斯此用字之司

是用痛心疾首書茲用不犯於有司越世家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此用字之司

是此諸字而位於後者知非僕也何用此司何字者儻二十六我儻邑用不敢保案周語民用莫

字卽用是也不言是者蒙上文也以漢諸侯年表序故廣彊庶登用司散動字與以字同此避重耳

微非也介字惟司名字置句前則爲假設之辭

田子方某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微夫微夫子者非夫子也論語微管仲馬註云微無也未確趙充國

軍誰不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微趙君幾爲承相所賣答崔立之壽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

所引微字皆可代以非字且皆冠于句首以爲假設之辭書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左傳云君非姬氏食不安孟子云舍我其誰者非舍兩字與微字同意亦可視同介字

自爾雅云由也從也介字司名字司代字有倒置者有合於至諸字者要皆與用爲連字者異

詩關雎序言化自北而南也自北者言化所自來也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兩自字皆言同異之由兩讀

用如名齊物論一與言爲二二與一以上司名代諸字皆先於所司常例也馮唐列傳父老何自爲耶

留侯世家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此司何所兩字而位於後者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言康公出自我家也康

公晉甥也倒置者之字間之也上于相公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

神道碑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有一年莫敢有讟號於所引自字後曰至曰以至於曰至於曰

訖曰下至諸字同一句法皆自此以往歷敘之辭贈崔復州序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所引自後

承以已下以上與前引自此以往又一句法皆原始而統括之辭至答劉正夫書云若有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自於二字連用亦訓從也由也

總之介字用法與外動字大較相似故外動字有用如介字者反是而介字用如動字者亦有之

張釋之列傳虎圍齋夫從旁從本動字也曰從旁則以聯旁與代之實字矣故從字用如介字又有一

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從本動字也曰從旁則以聯旁與代之實字矣故從字用如介字又有一

橋下從橋下則以聯橋與走之實字也高帝本紀公等皆從此者自此也大宛列傳則離宮別觀極亦

動字也。曰極望。則以聯望與蒲苜矣。謂爲介字。亦無不可。高帝紀前有當動字。今聯徑蛇兩字。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又項羽本紀云。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兩當字。皆用如介字。史籍中以動字用如介字者。所在而有。學者可自得之。至介字用如動字者。說見下卷而字章內。

## 虛字卷之八

### 提起連字八之一

凡虛字用以提承推轉字句者。曰連字。故連字界說明分四宗。曰提起。曰承接。曰轉捩。曰推展。四宗連字。其不爲義而有當虛字之稱者。蓋寡。蓋皆假借動字狀字以爲用。

連字用以劈頭提起者。本無定字。而塾師往往以夫。今。且。蓋。四字爲提起發端之辭。今姑仍之。爾雅郭敍。夫爾雅者。邢疏云。夫者發語辭。亦指示語。孝經諫諍章註疏云。夫發言之端。劉瓛云。夫猶凡也。而凡亦代字。然則古人以夫字爲發語之詞者。亦非定論。總之夫字以冠句首者。皆以頂承上文。重立新義。故以夫字特爲指明。是則夫字仍爲指示代字。而非徒爲發語之虛字也。

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兩夫字皆頂承上文。重推一義。而以夫字特爲揭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明耳。將白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連用三夫字。皆頂承上文。特指其人其事。以爲推論耳。故夫字必用於論事之文者此也。汲鄭列傳。夫以大將軍有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張陳列傳。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屈原列傳。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項羽本紀。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庸夫微之顯。誠之不。以上所引夫字。或冠頓。或冠名。或冠句讀。皆以特指其人其事。而爲更立一義之地耳。今狀字也。文中往往先敘他事。而後說到本題。則用今字。是今字非以別時也。乃以指見論之事耳。今字助以也字者。亦習見焉。

孟今燕虐其民。上言湯征葛。今說到本題。齊伐燕。故以今字冠之。又今滕絕長補短。將五王往而征之。上言湯征葛。今說到本題。齊伐燕。故以今字冠之。又今滕絕長補短。將五爲舜。今說到治滕亦然。文十八。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民東其畝而已。淮陰侯列傳。今非隱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齊策。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蕭相國世家。今蕭諸引今字。皆承上文。而拍到本題也。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諸引今字。皆承上文。而拍到本題也。國策說士條。陳利害。反覆譬喻。後落到本旨。則用今字以起句。更有如所引齊策之連用今字。以取勢者。孟今也。上引古事。落到今時。今字後助以也字。則辭較爲急切。又今也。小國師大。助也字。文勢一頓。有疑訝之辭。則不聽。有澤不下於民。今也。同上。至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又寓言云。秦國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兩節皆以向今兩字對待。則言時矣。鄉向同。

且字冠於句首者。緊頂上文。再進一層也。亦有以也字者。且字在句讀中者。不一其義。而非連字也。

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頂上文以齊易王之可惑。即文王有德之久而論。猶尚如此云云。故且字再進

一層。以明所惑之是。論且爾上責二子常諫。下將責二子居位不去。不得辭其責。故以且字進說也。又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齊策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人間世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大宗師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諸且字之在句首。皆頂接前文。更進一層說。大宗師云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人間世云且也。若與子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兩云且也。義與單用且字無別。

且字雜出句中者。爲義不一。而皆狀字也。今附誌焉。馮奉世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

帝至皆自覺別負鉄鑽曰且足。曰且赦。並是聊且姑且之辭。又孟且人惡之。又然且至。又管仲且猶不

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曰且足。曰且赦。並是聊且姑且之辭。又孟且人惡之。又然且至。又管仲且猶不

諸且字。皆且猶之解。秦本紀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項羽本紀諸且字。猶

云將且也。國策取其地且天下之半。與柳兩且字。幾且也。又詩終風且噎。郊祀志黃帝且戰且學仙。且

引南水經注諸且字又且也凡兩且字皆兩務之詞言方且如此又復如彼釋詞引公隱元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

能相幼君也又隱三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燕策燕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謂三且字皆借也若也假

設之辭不知所引三節如使苟三字各有假設之辭不必以且字爲解三且字皆承上文而另申一義之連字也古人用字各有各義不可牽混且假設之詞不必書明而辭氣已隱寓者如釋詞引呂氏春秋知士篇劑貌辨答宣王曰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不仁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師校靜郭君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又去尤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兩節謂且靜郭君云者齊策且作若而且組則不然者亦與若同義不知且靜郭君一句原是假設之事而且組則不然者申明事理並無假設之意何以強解爲哉且假設之辭氣有時隱寓於句讀而不必明言者至且字在句讀中實無義之可解者經史所罕見而亦時雜出於諸子之書

蓋字正義云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略陳如此未能究竟也劉瓛云不終盡之辭然則蓋字用爲狀字者多而用若提起連字冠於句首者實罕見也

高帝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以蓋字提起者然細玩此詔全文乃知高帝胸中先有治天下必

與賢人共之之意。故以古爲證。而以蓋字起之。是蓋字仍有大率辜較之義。而非徒以發語也。明矣。董仲舒天人策第二起云。蓋聞虞舜之世。第三起云。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兩策之起。以蓋字者。與求賢詔蓋字。史記習用以傳疑。如大宛列傳云。臨大澤無涯。蓋乃北海云。貨殖列傳云。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老莊列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封禪書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云。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此蓋上文所言諸事不可根究。故每云蓋以疑之。此卽辜較之意也。蓋字有用於句中者。如周本紀云。西伯蓋卽位五十年。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平原君列傳云。賓客蓋至者數千人。諸蓋字雖在句中。義與前同。仍不外辜較梗概不定之意。

至夫字合今字曰今夫。合且字曰且夫者。皆各循本義。並無別解也。

中庸云。今夫天。今夫地。今夫山。今夫水者。承上文渾說。而今則分提四項也。夫指分提之物也。鄒陽上書云。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此節以今夫起者。今說到本人寒士。夫指之。有激昂慷慨之氣。故柳子厚墓誌銘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

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段文氣與前節相同。統觀所引今夫兩字。皆各循本義。

量錯言邊務書云。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所云且夫者。且字頂上文而更進一層也。夫則重指其事耳。逍遙遊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魏策云。且夫欲壘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壘。夫欲壘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壘。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所引諸節。以且夫兩字起者。皆各具本義。而有此一提。文氣亦爲一振。

是則夫今且蓋四字。古未有以爲發端之辭者。惟以頂承上文。而弁於句讀耳。惟然而名爲提起連字也。可。不然與承接連字何異。

承接連字八之二

承接連字者。所以承接上下之文。而概施於句讀之中也。

承接連字。惟而則兩字。經籍中最習見。經生家以而則兩字之別。惟在文氣之緩急。上下文氣緩者。連以



而字急則連以則字。蓋第味乎而則之音韻。故爲此浮泛之說耳。雖然兩字之爲用甚廣。故分疏於下。而字之爲連字。不惟用以承接。而用爲推轉者亦習見焉。然此皆上下文義爲之。不知而字不變之例。惟用以爲動靜諸字之過遞耳。是猶與及等字之用以聯名代諸字也。而字用以過遞動字者。

前後兩動字中間而字以連之。此種句法。有自三字以至七八字數十字者。爰分引之。

逍遙遊。怒飛兩動字。中間而字。以明怒飛兩事先後過遞之情。秋水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楚策驥於是。俄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所引句中而字皆參兩動字間。至上下兩動字一反一正。而成爲四字者。如論

語云。關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襄公二十九年云。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種句法。經傳有不勝引者。又前後動字。其第二動字。有之字爲止詞者。中參而字。亦成四字。如孟子云。環而攻之。委而去之。又云。子既烹而食之。以及第一動字爲有形迹可見者。後承其他動字。率以而字聯之。可成爲四字者。如孟子云。又顧而之他。仰而思之。反而求之。張中丞後序。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論語云。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又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諸句皆詳於動

字相承篇矣。又陸賈傳云：陛下安得而有之？匈奴傳云：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孟子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又應帝王云：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諸句助動得字後，直承散動，往往間以而字，亦變例也。動字相承篇內未載，今補志焉。

至五字句最古，今則古文家用成濫觴矣。論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者，名字與其表詞

也。而好義察言觀色三者，皆動字，偕其止詞也。中參而字，其法不板。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四截皆動字，與其

止詞也。胙醫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川竭者起詞，與其坐動也。谷虛丘夷，淵實同。中參而字，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句法有蟬聯之勢。自序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又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賈誼傳：長沙迺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原毀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文暢師序，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

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以上所引五字之變盡之矣。至後人爲之類，皆以靜字塞之，文氣弱矣。見下。

六字句，有上截三字，下截兩字，中間而字者，亦有上兩下三者。孟曠安宅而弗居，舍曠安宅者，外動與

其止詞也。此上截三字，弗居者，即弗居安宅也。下截兩字，中間而字，此動字相承例也。貨殖列傳：淵深

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鸚矣。此皆上截兩字，而下截三字，皆各爲一讀。故而字連之，以明其相因

之理。上李侍郎書：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高而智益困，進學解尋墜緒之茫茫，獨

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又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燕喜亭記：斬茅而

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所引皆六字句。可見一斑矣。

七字句法不一。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上下兩截各爲三字。中間而字最習見也。又安其危而利其蓄樂。

其所以亡者。管晏列傳。倉廉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法儉魯酒薄而邯鄲困。聖人生而大盜起。李斯列傳。今棄擊壤而就鄭衛。退彊筆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賈誼傳。刑罰積而民怨。畔禮義積而民

和親。吾邱壽王傳。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答李翊書。養其根而俟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與孟尙書。書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歎。禮樂崩而夷狄橫

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所引七字句。皆上下截各三字者。淮陰侯列傳。兵法。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齊

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兩引皆上截四字。下截兩字。中間而字以爲句者。同爲七字句。而與前引異焉。

至八字句。則冗長而不習於用。揚雄傳。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此八字句。實同五字。以欲談者欲行者可

另爲一讀也。至進學解云。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

修而不顯於衆。四句。雖皆八字。然間以雖字轉。以而字一推一轉。句法不板。又如吾邱壽王傳云。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則爲九字。然上下開闔。故不見

冗。過此以往。十餘字者。往往有之。然總以自爲轉折爲主。如司馬相如列傳云。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

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

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此段而字七見。互爲呼應。首兩而字

乃五字句法。其三而字而況云者。乃自段首且夫起直貫至其爲禍也不難矣。句止而字橫擔前後四十八字。其四而字則上下兩截各六字而字連之。其五而字上截九字下截十二字中間而字以轉焉。其六其七兩而字亦然。要皆以爲上下截諸動字之過遞也。故錄此段以見而字用法之不窮。而字用以過遞動靜諸字者。

諸靜字附名而有淺深對待之別者。概參而字。以且兩字亦間用焉。已詳靜字篇矣。其或動靜兩種字先後參用而義有相關者。亦以而字爲過遞焉。庸君子之道淡而不淡厭簡文溫理六靜字三耦各爲對待。以肖君子之道。故參以而字。以明其相關之義。論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桓元年目逆而送卑也。微國人莫知莊四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疏廣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進學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盤谷序。竊而深。廓其有容。察而曲。如往而復。所引而字皆參上下兩靜字以爲過遞者。至如盤谷序有云。宅幽而勢阻。又如泉甘而土肥。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四句首兩句靜字後於名。後兩句則靜先焉。中以而字聯之者。凡以爲靜字也。過秦論云。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此三句首句上下截皆爲靜字。中一句上截靜字下截動字。第三句則皆動字矣。他本第三句無而字。送寶秀才序。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又今乃乘不測之約。非計之得也。與于襄陽書。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答胡生書。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與陸員外書。地薄而賦多。又文麗而思深。又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又其爲人賢而有才。志剛而氣和。趙世家。所引皆五字句。上下截靜字附名字者居多。其雜用動字。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

者亦有焉。庸感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論久而敬之。又敏而好學。隱三夫龍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又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上引諸句。皆一靜一動。而以而字爲轉折者。可知動靜兩類字。古人於遣詞造句。視同一律。並無偏重也。至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諸句。內如十有五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又以十皆滋靜也。下連而字者。則以未經言明所數之歲耳。不在此例。且凡言時之字。無論爲名字代字靜字。皆可視同狀字。其例詳下。

不特此也。而字亦可用爲狀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

狀字原以肖動靜之貌。與靜字無別。古人於靜字狀字。統以靜字名之。今以兩者爲用不一。故特別焉。孟始舍之。罔罔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攸然。狀字。所以肖將逝之容。下接而字。以連逝字者。則攸然非逝時之容。乃逝前之容也。又雖然欲常而如是。常常兩字。不直狀見字。蓋猶云欲見之常常也。源源而來者。猶云故其來之源源也。夫然。知北遊。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匈奴列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日者列傳。宋忠賈誼。矍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所引句內。狀字曰。通解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所引句內。狀字後。以而字承之者。明其與下截諸動字。判爲兩事也。至大學云。見君子而后厭然。厭然者。見君子後之

容也。凡狀字言時者，與非狀字而亦言時者，皆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也。隱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既言

時，狀字也。今爲上截，後以而字承之。管晏列傳云：已而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既而歸，其妻請去。賈誼傳

云：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公羊襄二十九年云：今若是，迕而與季

子國，季子猶不受也。又桓公二年云：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漢書班婕妤傳云：始

爲少使，蛾而大幸。師古云：蛾，俄通。所謂既已，今迕。俄者，皆言時狀字也。今皆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

孟終日而不獲一禽，又一朝而獲十禽。終日一朝，皆名字也。今記時則自爲上截，而接以而字矣。故魯語云：士朝受業，晝

而講貫，夕而習服，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朝晝夕夜，皆名字之記時者。今用如狀字。趙充國傳：臣恐

年數不二三歲而已。燕策：齊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大宛列傳：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刺客

列傳：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賈誼列傳：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又當是時而陸

下即天子位，能自安平。趙策：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徐無鬼：三年而國人稱之。曰不二三歲，曰一日，曰歲餘，曰百六十有七年。

曰此時，曰當時，曰今日，曰三年，皆滋靜附名字而記時者也。故前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等句，惟言數

而不言年歲，其實皆此例也。至如孟子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句然，狀字一頓，指上文而字轉下。

故當分讀。詳後。德充符云：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且亦狀字。且後接以而字，與然而兩

字同例。然不數觀，然且兩字皆狀字。雖不記時，亦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轉接。有如是者。

又可用爲介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惟不常耳。

介字除之字外其本義皆可用如動字與以等字是也。論語云視其所以又云則何以哉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繫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所引以字皆作用字解所引與字可作受動觀故以與兩字用爲動字與本義無異惟之字之爲動字則解往也至也與本義遠矣又用由等字介動兩用者往往而有夫然介字既可視同動字則以而字爲過遞者非連介字也連動字也明矣。

周語以獸之家而主猶 獸之家以字之司詞也下連而字則意進一層猶云以獸之家世如此而家主

猶自紡績懼于季孫怒也凡以以字爲上截而後連以而字者皆應重讀重讀則含有動字之意楚今

以畏蠱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豈杓之人耶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藩夫之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東方朔傳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游俠列傳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 七引以字莫不接以而字者皆

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屈原列傳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先將上截頓足爲而字後跌進一層地步夫頓足上截則以字司詞外必有若動靜等字舍而未申者

之餘音矣學者可玩索而得之也其餘介字之爲上截者蓋不數觀魏策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

矣與臣兩字介字與其司詞也 之所謂知也又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

邪并與其聖知 將爲云云者爲介字也後盜字其司詞也又并與云云者與介字法字其司詞後皆連

以而字其以爲與兩介之司詞爲上截者亦以爲頓足後跌進一層地步猶云將爲如是善盜之盜而

爲守備云。又猶云。所盜者不惟其國。并與其治國最聖最知之善法而一切盜之也。

若而字之前若後。惟有名字者。則其名必假爲動靜字矣。不然。則含有動靜之字者也。不然。則用若狀字者也。

酷吏列傳。其爪牙吏虎而冠。虎冠本皆名字。今虎用如靜字。而冠用如動字。故以而字參焉。襄十六。余不說初。狐裘

羔袖兩名字。今假爲靜字。列禦寇。古之人天而不人。天人兩字皆假爲靜字。成九。南冠而南冠者。冠南方之冠也。用

如動字。僖十五。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兩臣字皆爲靜字。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銖寸兩字重言者。每之也。每之

者。則假用如動字矣。然則凡名字之用爲動靜字者。亦動靜字也。而字參之。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

也。人役弓人。矢人三名也。而自爲上截者。蓋上截當重讀。猶云。旣爲人役而恥爲人役云云。故人役弓

人。矢人雖自爲上截。而其意含有動字者也。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賢者。靜字而成爲名字也。猶云。惟賢

者也。而後能樂此也。至如人而無忌憚也。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君而知禮。執不知禮。德充符子

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大宛列傳。宛小國。則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則宛馬絕不來。烏孫命頭

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李斯列傳。父而賜子死。安用復請。隱十一。王室而旣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所引諸名字。若人若君子若小人若君若子若小國若父若王室。各爲上截。皆當重頓。則下接而字。神

情躍然矣。有謂襄二十九。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先君與陳氏。皆自爲上截。所接而

字。當作若字解。且以本文相比。則襄公二十九年一節。其前文有先君若有知也。一句。昭公二十六年



一節上文後世若少惰。接云陳氏而不亡。是而若兩字互用之明證。夫而字解如若字之義亦通。然將兩上截重讀。接以而字。其虛神仍在。如云且先君雖死。而或有知也。又如云陳氏之爲陳氏。至後日而仍未亡也。是將餘味曲包之字補出。則而字仍不失爲動靜諸字之過遞也。而況若而句者。經史往往而有如執以而若兩字互用爲解。遇有而字而無若字處者。又將何以自解也。論語云富而可求也。句必將富字重頓。而云富之爲富而可求也。則下句雖字已躍然矣。文公十二年云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猶云且爲一國之君而逃臣云。如是上截頓足。則下截跌進更有力。若惟云君若逃臣云云者。則無餘音矣。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此句重在匹夫。故當重頓。猶云以匹夫之絕無憑藉。而能有天下者。則其德必若舜禹云云。孟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一言南面兩言北面。各爲上截。承以而字者。皆記處也。與狀字同功。又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微服者。記容也。亦狀字也。至如孟子云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曰千里者。記所經之地。曰三宿者。於所歷之時。皆狀字也。又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五世。曰世。皆記時也。公羊文公十二年云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曰千里。記所歷之處。曰一曲。記所流之容。皆視同狀字。皆可以而字連之。越語云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覲然。狀詞也。人面。記容也。與狀字同功。故參以而字。

代字單用爲上下截者。惟詢問代字則然。爲其爲表詞也。是則而字之上下截。無論字爲何類。然必用若動靜字者。然而後而字乃爲之過遞也。此不變之例也。

傳二十四。主晉。記者。非君而誰。

誰詢問代字也。繫於而字之後。

猶云。非君而將爲誰也。故誰爲表詞。既表詞矣。則視同

哀十六。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而誰同上。

孟奚而。奚詢問代字。亦表詞。

靜字。故而字用以爲非君與誰之過遞耳。

齊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孰詢問代字。表詞也。子者。稱

不知也。

也。故單用以而字承之。猶云。何爲而不知也。

之也。若昭公四年云。牛謂叔孫見仲而何。猶云。見仲而何如也。又齊策云。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此者

卽而如此者也。兩引皆可視同狀字。至人間世云。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子指名代字。今單用。而字承之者。予字應重頓。猶云。使子之爲予。而見用於世也。云。故子乃名字。非表詞也。不在此例。

統觀此篇。所引而字。先後兩截。要皆不失有動靜諸字之意者。近是。然則謂而字惟以過遞動靜諸字也。信然。

四。夫然而字之位。不變者也。而上下截之辭意。則又善變者也。惟其善變。遂使不變者。一若有變焉。其變有

一。凡上下截兩事並舉。則以而字遞承。若有又字之意。故而又兩字相連者。常也。

論學而時習之。

猶云。既已效學。又應時時服習也。學習兩事連書。而字承之意。同又字。

親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賢親樂利兩各並舉而字連之猶又字也。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也。成二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襄二十七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昭十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吳語大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大王之無成勞也。襄十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秦策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應帝王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萬人求薦書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也。上崔虞部書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答崔立之書凡二試於禮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周語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侈於德無動民于遠送韓侍御序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諸引上下截皆以而又兩字遞接惟然而亦而復與而況而且凡進步者皆在又字甲裏。經史亦習見焉。孟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匈奴列傳於服習騎射。襄二十一若上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文七既不受矣而復綏師。秦將生心禱祿議昔有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在宥自三代以下者。匈奴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孟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僖二十四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而況兩字見於書者所在皆有其實而況與又況義無區別。故人問世云。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至如南海神廟碑云。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逍遙遊云。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所謂而尚與而猶者仍在又字甲裏也。又莊公二十八年云。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所謂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者。卽又使重耳之意也。刺客列傳云。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而秦法云云者。卽又秦法云云之解也。至如大宛列傳云。而樓蘭姑師小國。

耳一句與逍遙遊云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一句皆遙承上文而接言所事之又同故兩而字又與又字無別其他而字過遞雖無亦又等字而意則猶是者蓋不勝書也

二凡上下截兩相背戾則以而字振轉似有乃字然字之意故而乃然而常各相連者此也

論其爲人也孝弟與犯上兩截意相反猶云孝弟順德之人乃好爲悖逆犯上之事者蓋寡云故而好犯上者鮮矣

而字有乃字之意又人不知而不猶云其學問雖不見知於人然而未見有慍色也故而字意同然字

是以孟子云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賈誼傳云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諸然而字當拆讀然字一頓以承上文而字所以拗轉也至於我願之乎又以至仁伐至不仁而

有時乎爲貧隱三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倍七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

乃不可乎倍二十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七此諺所謂此焉而繼尋斧焉者也

必不可襄二十七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襄二十一藥氏所得其唯

魏氏乎而可強取也昭元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成八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

有諸侯乎昭七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疆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數倍七

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酷吏列傳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趙充國傳釋致慶

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淮陰侯列傳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慶而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平原君列傳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齊策夫不料

秦之不奈我何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魏策納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

不取也賈誼傳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柳州墓誌銘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

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張中丞傳後序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亦見其自比

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答陳商書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諸引上

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荀子勸學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

下截皆兩相背戾所連而字不出然乃兩字之意而經籍中不惟而乃兩字卽而竟而反而獨等字意與乃字相若者亦時見於書田儻列傳今漢王爲天子而橫酒爲亡燒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司馬遷傳項承上文一段云而事遇有大謬不然者道遙遊亦承上文一段云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趙策齊之事王宜爲上倭而今乃抵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與孟尙書書孟子不能救之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項羽本紀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魏世家穰侯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孟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改葬服議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孟人亦執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董仲舒傳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六國表序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霍光傳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諸引上下截意有所背故以而竟而反而獨等字各爲轉捩旣有證矣然有時下截之於上截雖非事理之所必有而轉以而字設一或有之境者亦此例也故而或兩字並用者有焉襄九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焉昭三民人痛疾而或懊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三引皆以而或爲轉是特設一或有之境以與上截相反者其無而或字樣而惟有其意者亦如之前節所引有單用名字爲上截先爲重頓而後轉至下截者亦此志也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猶云爲人而或不仁如禮何也他如僖二十三云有人而殺罪莫大焉又云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僖二十八云戰而捷必得諸侯管子權修第三云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賈誼傳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又云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趙世家云：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所引諸句內，其以而字爲轉者，皆有假設之辭氣也。至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一節而有皆解作與有之意，又以不字直貫兩句，愚謂而乃轉捩之辭，常解方與孔聖平日所言是故惡夫佞者，與焉用佞諸句口氣相合。夫不字狀字也，若能直貫兩句，則爲連字矣。學者不可不辨。又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一節經生家以而字作如字解，襄公三十年云：子產而死，一節則以而字解作若字，又雜引他句而字解作乃字，不知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辭氣使然耳。

三、凡上下截一意相因，則以而字直承。若有因字則字之意，此則而字之本意也。

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猶云：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因而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亦因而從之。

也。又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猶云：上老老則民興孝也，而則兩字，其辭氣雖有緩急之分，而所以決

言其效者則一也。中庸云：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又賈誼傳云：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桴以鞭笞天下，兩引書而以兩字皆互用，蓋因而因

以兩語用意不甚相懸也。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論而世爲天下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成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襄八。君與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管子樞修第三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也。而聞者彰。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禮書。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又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孟子。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齊策。謀成於堂上。而諸引。上下截皆一意相因。而字承之。有言其效者。魏將已禽於齊矣。秦策。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諸引。上下截皆一意相因。而字承之。有言其效者。有言其向者。故而字一似有因。則兩字之意者此也。惟然。煞句而已。兩字亦在此例。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趙充國傳云。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蓋凡云而已者。猶云如是而止耳。故讀荀子云。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儒林傳云。至獲麟而止。兩引而止。與而已同。解。上宰相書云。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下。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宏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而遂推之之謂也。此段八用而字。皆此例也。故而字之用。最廣者在此。而字之所以爲承接連字者亦在此。

#### 四。凡上下截有言時者。則以而字連之。以記其時之同異。

凡兩事並論。以其時相較。則有同時與異時之判。及時者。狀以方適等字。異時者。則狀以後先等字。而不狀者爲常。蓋連以而字。其上下截兩時之較。有判然者。論語云。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猶云。而後往拜之也。又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猶云。而始志於學也。三十而始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猶云。而詩始亡也。又云。堯老而舜攝也。猶云。而舜乃攝也。乃言時之後也。非轉詞也。春秋定

十五年云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孟子云吾退而寒之者至矣猶云而寒之者卽至矣僖二十三云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猶云又如而是而後嫁也僖二十六云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猶云而卽棄命廢職也襄二十三云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猶云而乃觴曲沃人也隱元云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猶云而卽有文也大宛列傳云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猶云而關東蝗適大起也刺客列傳云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猶云而適見死者果政也又云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猶云而匕首卽見也至平準書云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管晏列傳云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旣而歸其妻請去公羊襄二十九云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賈誼傳云今而有過又云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燕策云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所謂前已旣迕今與今日明日諸字皆言時也已詳本篇陸賈傳云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上宰相書云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於河洛之間而字後狀以方適等字書不概見狀以後字者則不勝書矣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又云物格而后知至兩皆排句疊用而后者僖二十九云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又二十七年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淮陰侯列傳云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蓋而後兩字不惟記時也凡言因果言次第



者皆用焉。總觀所引上下截之變，盡於是矣。而字之用，蓋未有外乎是者。經史中遇而字有作別解者，則解經家一家言也。要未可据爲定論，故不具論。

### 承接連字八之三

承接連字最習用者，而字而外，則惟則字。

則字乃直承順接之辭，與上文影響相隨，口吻甚緊，而爲用有三：一以上下文爲別。

一凡上下文事有相感者，則字承之，卽爲言效之詞。

學是故財聚則民散，財之聚散與民之散聚兩相感者也。則字承之，以言其效。又道善則得之，此亦感應

之事，則字指其效而復助以矣字者，所以必其效也。民仰之若父，母矣，莊二十八宗邑無主，則鄰國之

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文七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讓二十四夫諸侯之賄聚

於公室，則諸侯或若吾子，賴之則晉國武諸侯武則晉國壞，晉國武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李斯列傳，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行以徇其君矣。賈誼傳，即四海

之內皆譴然，各自安樂，其慮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

之姦止矣。趙策，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夫秦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則

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軋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取番，香則天

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則所求得上矣。鉤餌網罟，富則君樂，豐則故督責之，責設則所欲無不得矣。法篋夫弓弩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網罟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庚桑

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大宛列傳。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所引諸句。長短  
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鴛言為然。與孟尚書。書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所引諸句。長短  
不同者。所以盡其句法之變也。則字後則皆以言上下文相直之效。至句尾助字。不用則已。用則概皆  
矣字。

二凡上下文事有相因者。則字承之。即為繼事之詞。

論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入孝出弟。與以餘力學文。皆相因之事。則字承之。所以明其後之繼  
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入孝出弟。與以餘力學文。皆相因之事。則字承之。所以明其後之繼  
乎先也。論過則勿憚改。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君子行三軍則誰與。孟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羣又先於其所往。說大人則藐之。文七出朝則抱以適。趙氏成二不可則聽  
客之所為。周語有不祭則修意。有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  
有不。則三鐘與十束薪。趙策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又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  
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趙策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又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  
齊出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當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守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銳師。以魏外。齊攻燕。則趙守當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守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武關。魏軍河外。齊攻燕。則趙守當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守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乎。項羽本紀。謹守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後上宰相。書將有介於其側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魏公子列傳。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  
遣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項羽本紀。謹守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後上宰相。書將有介於其側  
者。雖其所憎。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與陸員外書。凡此四子。皆可以  
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  
也。所引各節。其上下文無相感之效。而有相因之序。則字承之。所以明先後事之有以相繼也。若兩事  
相遭。絕無相涉之情者。則字承之。以記其時。亦此例也。孟他日歸。則有仲子之歸。與其饋生鵝者。兩不

相涉也。而仲子歸時，適與饋鵝之事相值，故則字承之。所以記其相遭之時也。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逐則之野者，適之野也。論至則行矣。僖二十三年，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又及諸河，則而授之末，則可殺也。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淮陰侯列傳，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廉頗列傳，信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趙充國傳，已則罕開之，鴈不煩兵而服矣。項羽本紀，項王則夜起飲帳中，虞卿列傳，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公宣六勇士入其門，則無人焉者，入其閨，則人圍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新修滕王閣記，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所引則字各記兩事相遭之際，而其事則本無相關之情者也。

三 凡上下文事有異同者，則字承之，即為直決之詞。

事之所謂異同者有三：一其事或本相同也，或本相異也，則字承之，所以決其為是為非，故則字之後，即為表詞。孟道則高矣，美道之為高為美，固不待人言而已。然今以則字承之，此公孫丑之所為讚歎也。孟其妻問所與飲，則字以承所問，決所與飲食者之皆為富貴也。論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又則曰：也。食者則盡富貴也，則字以承所問，決所與飲食者之皆為富貴也。猶吾大夫崔子也。孟滕君則誠賢君也。隱四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襄二十六，鄭於是不可謂輕面也。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成二君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穀隱元，若隱者，可謂輕也。至樂種有幾，得水則為醴，得水土則為醢，是已。人籟則生於陵屯，已敢問天籟，又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子方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意，則四支百體將為一體。而一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公莊十三，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公倍二十，一實石，記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宣二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穀僖二，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大，難大則越。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吳語，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璧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若秦策，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自序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論也。揚雄傳，故有造蕭何。

律於唐虞之世則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際則微為其切當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匈奴贊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  
 時之文而問褒忌諱之辭也伯夷頌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爭臣  
 論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又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  
 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答馮宿書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諸引則字後皆為表詞所以決事之同異  
 也於人則幸也答李秀才書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諸引則字後皆為表詞所以決事之同異  
 也又有上下文事本相同而詳略攸分者則字承之所以實指其詳也大宛列傳其北則康居西則大  
 東則扞康居居北故北與康居本相同也惟北言其間而康居指其名此詳略攸分也則字承之指其  
 梁子實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  
 詳也餘同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又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公孫宏傳儒  
 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匈奴列傳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許國公神道碑汴之南則蔡北則輒停舉選狀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失士失業論一則以  
 喜一則所引皆如前

二事有對待而見為異同者則字承之乃以決其為異為同也孟指不知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  
 人其為惡更甚於指乃一惡一不惡而見為同異焉承以則字所以決其非也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則不往見之何也又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之召之  
 又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又所以為  
 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又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  
 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駢拇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於世殉天下趙策來年  
 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子則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以給之馮奉世傳臣以為比  
 則郵支薄量敵則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陳湯傳故言威武動勞則大於方叔壽為禍於國家深其  
 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陳湯傳故言威武動勞則大於方叔壽為禍於國家深其

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敷布臣竊痛之秦策居彼人之所則欲  
 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晉人也上崔虞部書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  
 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復讐狀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  
 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天旱人饑狀念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凡此所引  
 皆互相比擬而有對待之情承以則字所以決其有異也惟以上所引皆兩相對比者各以則字決之  
 其上下文有對待之意而無相比之式者則惟一用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且則字之前習冠以若至  
 等字爲轉者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子夏冉牛兩等皆聖人之徒者同也而一則得其  
 一體一則具體而微此不同也然句法不對故於第二句始用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孟至於治國家  
學而從我治國家與彫玉相比句法各異故下句冠以至於兩字以爲轉又承以則字反決其不同口氣至  
 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民則無恆產因  
 無恆心若夫成功則天也等句皆與前引同一義例也更有則字後止詞轉詞等字適與上文對比者  
 往往提置則字之先而其後止詞以代字重指與否概以坐動之有無弗辭爲定孟子云其三人則予  
 忘之矣一句其三人乃忘字之止詞而又與未忘其名之樂正裘牧仲兩人相對故提置於則字之先  
 仍以之字重指者則忘字無弗辭狀之也他如孟子云聖則吾不能一句不能之後無代字重指者有  
 弗辭也故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乃若所憂則有之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有則髡必識之等句皆有之字重指者坐動無弗辭也孟子云若於齊則未有處也劉歆傳云若立辟

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兩句。雖皆有弗辭爲之狀。而則字之節一爲轉詞。則不重指。一爲屬次。則有其字指焉。又與崔羣書云。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一句。嗜之止詞在前。而嗜與不嗜之後。皆無代字重指者。蓋兩動止詞同一代字。則置於第二動字之後。其例詳前。今則不嗜兩字已有弗辭。故不重指。孟子云。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兩句。可據以爲例。代字之重指與否。有顯然者。

三事理以推論而見爲異同者。則字所以決所推之理。與上文之爲異爲同也。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此孟子先以文王之囿與齊國之囿並論。而後推言齊民以王囿爲大之宜。而不可與文王之囿比而同之也。故此則字所以決推論之理也。凡推論之理。必根上文並論。見爲同則決其同。見爲異則決其異。此辯才之學也。孟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則是兩字同上。根上文而推言滕君不並耕之非賢也。李斯列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云云。虞卿列傳。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穀僖二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吾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諱辨則是宜官宮妾之孝於其親。凡言則是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之或同或不同也。則字後加是字者。賢於周。孔子曾參者邪。所以確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孟子云。則王許之乎。句。此又推上文之不可以爲是也。由是孟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又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所天地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讀荀子。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所引則字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無異也。惟口氣有反正之辨耳。學者當審之。惟然而孟子云。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三句則字亦推論之詞。然字重指上文一頓。則字承之。經生家習見經史中。然則二字連用。卽以兩字圖斷。斷爲推理之詞。蓋不思之甚也。間有去則字而惟用是字。以決所推之理者。如孟子云。是無義無命也。又云。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原道云。是亦責冬之裘者曰云云。祭鱸魚文云。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諸引是字。皆確指所推之理也。又經籍中習以何則兩字連用。不知何字。接上文而設爲問者。表詞也。則字承之。所以申言其故。以答何字之問。已見代字篇矣。趙充國傳贊。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立之。荀子宥生篇。百仞之山。則字後皆決言其故。卽以答何字之問也。猶表詞也。故識焉。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

則字通用。不外是矣。而經史中則字。其不可以常解解者。蓋寡斯卽兩字。有用如則字者。

洪範。汝則有大疑。趙策。彼則肆然而爲帝。燕策。則不可。因而刺殺之高祖本紀。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經生家解四則字。謂若也。假設之辭。文義較順。則字常解。決詞也。所以足句也。後乎讀者也。今四則字皆附於讀。則非常解明矣。且古文以則卽兩字音同互用。而卽字有解作若字。故則字從同。至經籍中其他則字。要莫逃乎以上三說。而經生家有以解作其字而字乃字者。臆說也。

論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杖者出。斯出矣。又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四斯字皆可作則字解。案論語之以斯字解作則字者。猶史記之用卽字也。此可以覘世代之別。項羽本紀。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匈奴列傳。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侍邊。單于卽

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莫北寒苦無水之地。毋爲也。季布列傳。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急。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以上所引。除單于卽不能一讀。皆可作則字解。而史記項羽本紀云。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漢書則云。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皆作則字。然有史記作則字。而漢書作卽字者。如史記云。沛令共誅令。擇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室家完。漢書乃云。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總之。則卽兩字。雖可互用。而辭氣有緩急之別。學者所當辨也。

而則兩字外。其他承接連字。率皆假借於動狀等字。凡事理可分舉者。則承以或字。事有蟬聯而至者。承以旣字。或又字。而旣又兩字。又互爲呼應者。若上文辭氣畢。而後事可類舉者。以至若及如諸字。承之以爲更端之辭。更有以非則與非不。或不不各兩字。相爲起承者。

或字分承不一。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皆單字也。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以法令。此或字分承。讀也。讀錯傳。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卒。此或字分承。頓也。與崔羣書。所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六或字所承。或頓。或讀。分爲六類。要皆相識之人也。故必事理分舉。而後或字承之。方爲連字。否則以狀動靜字者。則爲狀字矣。不在此例。



儒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貨殖列傳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陳湯傳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管晏列傳既視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凡言既字皆先提一事後及他事也既字所附者辭氣未完皆讀也故列入連字不則何以異於狀字

商君列傳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秋水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李斯列傳地非不廣也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實誼列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自封王之也楊惲傳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趙廣漢傳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周語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趙充國傳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八引又字皆繼事之辭食貨志云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此又字所根上文甚遠亦繼事之辭也有聯用又字以爲歷敍之辭者楚語云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繼云又有左史倚相又繼云又有藪曰雲連徒洲云云送窮文云其名曰智窮後乃歷數則云其次曰學窮又其次曰文窮又其次曰命窮又其次曰交窮皆各爲一段與袁相公書首言樊宗師孝友後言其學問乃進言其文章則云又善爲文章一段後又云又習於吏職皆以又字上承首段故又字雖用爲歷數之辭而謂爲代指樊宗師亦可不特此也答呂鑿山人書云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鷓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一段以字起至不貫皆言故之讀其故有二一則始出山而未閱世事一則周後文雜

而後生不能貫通。今於第二故之前，冠以又字者，即以代以字也。答寶秀才書內，五用又字，皆以重申其故。學者可取閱焉。

傳三十既東封鄭 既又兩字互為呼應。有如此者，司馬遷傳李陵既生降，隲其家聲，而僕又非以蠶室

又欲肆其西封 既又兩字互為呼應。有如此者，司馬遷傳李陵既生降，隲其家聲，而僕又非以蠶室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送楊少尹序 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遂廖道士

序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文七既不受矣而復緩道士

秦將生心 此既字後應以而又兩字則上下文不惟蟬聯而下而又有扭轉之辭氣也而復與而又同惟既

又兩字互應最習見外戚傳云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王

莽傳贊云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與于襄陽書云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

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上崔虞部書云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

此惟以既又兩字為開闔而成為近今作家之濫觴矣論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至於者因上文而類

及之辭蓋上文辭氣已畢而下文又與前文相類故至字後加以於字者猶云論及此云爾由是孟至

之身而反之趙充國傳至於噍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劉歆傳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

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與崔翠書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與而不

見珍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潮州刺史表所引至於皆因上文而論及之耳游俠列

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 所引至於皆因上文而論及之耳游俠列

閩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蕭相國世家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汲鄭列傳至如黠見上上不冠不見也越世家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宮

不曰至於而曰至如者則有與上文比而同之之意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山水若夫萬物

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賈誼傳若夫經制不定是

不曰至於而曰至如者則有與上文比而同之之意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山水若夫萬物

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隱五若夫山若夫者相及而殊上之辭也有單用若字者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若夫者相及而殊上之辭也有單用若字者  
哀十四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定元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  
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所引若字與若夫同意他如孟子  
云及至葬又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司馬遷傳云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曰及至曰及其者  
皆因前事而殊後事之文也論語云如其禮樂曰如其者亦此志也

秋水吾非至於  
子之門則殆矣非則二字相爲起承文勢最緊故賈誼政事疏內始云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繼云至

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又云臣以爲不缺則折終云所習者非斬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連用之以聳

聽也歐陽生哀辭其他時與詹辭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荆漳唱和詩序至若王公貴人志滿氣得非

莊以澁之不則與非則同五引句調各別而所以互爲起應則同其以非不或不兩字相爲起合者

文勢亦勁以秋水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武安侯列傳切

刺客列傳非有詔召不得上項羽本紀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論非祭肉不拜汲鄭列傳至如黠

見上上不冠不見也李廣傳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商君列傳利不百不變法功不

十不易器何奴傳以爲不壹苦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庸有弗非不或不不之在句讀也本皆狀

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云云許國公神道碑然不一揣刈不足令震駭非不或不不之在句讀也本皆狀

字而引列於連字者以其相爲呼應而句讀則由是而連其承上而申下之辭則惟故字故本名也而假爲連字又以爲兩字介字也而亦假爲言故之詞惟與故

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故者，承上文，諸人皆起自勞賤，而申言下文天之勞苦，是人也。故故字必根上文。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公傷十二，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隱三，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淮陰侯列傳，所引故字，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也。而經書則故字前習加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

是字曰是故。一若指明前事，以爲下文之故者。然大學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繼云：是故財聚則民散。又云：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終云：是故君子有大道，云云。中庸亦然。禮記則不勝數也。易繫辭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下是故，是緣上之辭。上是故，則發語之辭。曲禮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以爲發句言故者，明衆篇之雜辭也。蓋此句文義與上不屬，故以爲發語辭。而禮經中起句言故言是故者，所在而有。

惟句之有故者，則言故之固然，而其故之所以然，則往往假以爲兩字以明之。故之言固然者，則爲句。殿於後者，常也。而以爲之言，所以然者，則爲讀。置於先者，其常也。而置於後者，則轉爲句矣。孟以其郊，斧斤伐之，可。郊於大國，乃受伐之，所以然，故冠以字而先焉。平原君列傳，以君之不殺笑，覽者以君爲以爲美乎。郊於大國，乃受伐之，所以然，故冠以字而先焉。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汲鄭列傳，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魏公子列傳，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陸賈傳，以所引以字，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叔孫通列傳，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所以字，皆記下文所以然之故。或先置，或參置，辭氣未完，故爲讀。孟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朔傳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徇而易其行論射  
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大宛列傳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晉語爲此行荆敗  
我諸侯必叛之吳語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爲字冒讀以言下文之所以然也與以字同其置於後者如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霍光傳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蘇布列傳諸  
侯皆以兵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老子列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  
而養壽也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張  
陳列傳將軍曠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刺客列傳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  
不凍飢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食貨志聖王在上而民所引以爲兩字之句皆後置而以言上文  
之所以然與先置者無異然一則先引敘述之口氣也一則殿後則決斷之辭態也故一爲讀而一爲  
句此其異也

至如方當甫自比及會等字記時之連字也而皆假於動字其爲義各別而用以承接夫上下文者則同  
外戚世家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賈誼傳方今之時何以異此庾子山哀江南賦天子方刪詩  
書定禮樂繫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項羽本紀當是時楚非冠  
諸侯方當兩字皆正值之辭蓋記者敘正事既訖而又敘同時之事曰方今之時曰當是時謂爲無主動  
字也可謂爲介字也亦可蜀志秦宓傳甫欲鑿石索玉剖蚌甫欲者方欲如何而尚未如何也甫字記  
時不見於周秦諸書至後世始用然必襯以欲字曰甫欲襯以乃字曰甫乃單言甫字則惟狀字成許  
后傳云今吏甫受詔讀記是也自字敘時之辭廉頗列傳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屈原列  
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孟比其傳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項羽本紀自  
反也大宛列傳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比及也用以領讀則爲連字若祭義云比時具物比時

及時也。則爲介字。王制云：比年一小聘，比年每年也。則爲代字。而食貨志云：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比年頻年也。則爲靜字。此比比之所以解如頻頻也。唐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及其闢一善言。見一善宛列傳。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蓄極望。上于相公書。及至臨泰山之縣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悼。慄慄眩惑而自失。吳語及吾猶可以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項羽本紀。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司馬遷傳。會從東上來。又迫賤事。及會兩字皆記兩事之相值也。而及字習用會字罕見。然用以領讀而爲承接連字則一也。

轉振連字八之四

轉振連字者。所以反上文而轉申一義也。

轉振連字中。然字最習用。然字義本狀字。狀字之然。用以落句。口然之而。意亦然也。連字之然。用以起句。口雖然而。勢已轉也。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縮。將轉者先諾。同一理也。故然字非轉也。未轉而姑然之。則掉轉之勢已成。此然字之所以爲轉語辭也。

然字之借爲轉說。有單用者。有襯以他字者。然或無襯。或有襯。其冠句首作爲一頓。以取勢者。則皆然。然字一頓。其無襯者。則乘勢掉轉。其有襯者。曰然而。曰然則。曰然後。曰然且等。則各視其所乘之勢。以定

孟然終於此而已矣。然字一頓。以應上文。平公之待亥。唐如是也。下乃挺轉。決其終於如此而已矣。高帝紀。問其可。然陵少懸。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雞三然字。皆轉詞。陸賈傳。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呂少主耳。匈奴列傳。匈奴人衆。不足以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霍光傳。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秦本紀。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雜說。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所以引然字。皆冠句首。可作一頓。下文則挺轉矣。周秦之書。單用然字爲轉者。不數見。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反轉。而欲作勢者。則加而字。孟然而文王猶方。然者。然上文所云般之難變。與夫土地人民之衆。而字則轉言文王以百里而能興。正與上文相反。孟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三年間。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秦本紀。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燕喜亭記。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復上宰相書。然而周所引然。而皆拆讀。今人用然而二字。則異是。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由是而另推事理者。則加則字。孟然則子之失。然者。然其所云失伍之士之當去也。則者。由士之失伍。推及其人之失伍也。故然則兩字。亦可拆讀。孟然則。舜僞喜者。與天道然。則君之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刺客列傳。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賈誼傳。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上張僕射書。然所引然。則兩字。皆可拆讀。同上。

然字一頓。以承上文。由是而繼以他事者。則加後字。孟然後知生於憂。然後者。明繼事之詞也。經籍最習用之。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司馬遷傳。士有此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秦策。故以戰續之。寬所引然後兩字。皆以明事之先後也。而所以先後之者。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寬所引然後兩字。皆以明事之先後也。而所以先後之者。則無以異也。有謂唐時往往以然字代然後者。論淮西事宜狀云。事至不惑。然可圖功。論變鹽法事宜。

狀云事須差配。然付脚錢。兩然字。若曰然後。句調不諧矣。而句意則然也。

然字承上文一頓。既已如此。由是而或聊且爲之者。或尙且不可者。則加且字。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然且

者。知其不可而聊且至也。孟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又。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所引然且者。猶云如是而尙且不爲不

可也。至秋水云。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此然且者。亦如是而尙且之謂也。又穀梁昭十三年云。

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此然且者。卽如是而聊且葬之之謂也。韓子難言篇云。夫至

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猶云如是而尙且之謂也。

更有然故爲承者。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

而下遠罪也。此則既然上文。而申言其故也。然故兩字。最見於諸子之書。今人用者蓋寡。又有以然乃

爲轉者。淮陰侯列傳云。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廡地。令其旁可置萬家。然乃者。又云既已貧無

以葬。而反覓善地也。總之然字。非轉語辭也。不過一頓。借以取勢。至下文如何轉接。則以續加之字爲

定。

乃字用作然後而後之解者。則爲繼事之辭。用作於是之解者。則爲言故之辭。而皆位於句首。不此之解。

則非連字。

馮唐列傳。王遷立。乃用郭開。譏問李牧。大宛列傳。終不得入平城。乃罷而引歸。魏公子列傳。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趙廣漢傳。風論不改。迺收捕之。送王秀才序。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僮。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所引乃字皆位句首。而可以然後與而後代之。此連句之記時者。主父偃列傳以爲西入關。司馬遷傳今已虧形。爲掃除之棘。在闔茸之中。迺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耶。大宛列傳。宛貴人以爲味。蔡善諛。使我國過居。乃相與殺味。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孟荀列傳。驕衍。觀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劉歆傳。孝成皇帝。憫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所引乃字皆位句首。而皆有於是之解。此連字之言故者。其在句首而不可以前解者。則惟用若更端之詞。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乃所願者。猶言至若所願也。然作此解者。概視若字。孟子云。乃若所憂則有之。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墨子兼愛篇云。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乃若者。前言方畢。而又類及下文也。與至若及其諸詞同解。乃視者字。置於句首。則爲言時狀字。歷書字。乃若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曹相國世家云。乃者我使諫君也。乃字位於句讀間者。則所解不一。而概爲狀字。故經生家聚訟紛紜。有解若方字。寧字。且字。若字。是字。其字者。甚至無解。而謂之發聲語助者。其解若而字者。則惟宗公羊傳之說云。乃乃難乎而也。

又有第但獨特惟五字。皆轉語辭。五字意雖各別。而前文不論。惟舉一事。一理。輕輕掉轉者。則皆同。雖然。經史中以爲狀字者。居多。

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孺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酈食其傳。食其曰。第言之。驕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三第字。師古皆訓但字。似皆由上文轉至下文也。霍光傳。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死者。固十六七。三第字。師古皆訓但字。似皆由上文轉至下文也。方等視丞相亡如也。趙充國傳。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三但字用如第字。趙充國傳。獨思惟兵利害。與柳中丞書。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司馬遷傳。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雖病。獨忍棄寡人乎。荆燕世家。今營所引獨字同前。何也。陳餘列傳。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所引獨字同前。何也。陳餘列傳。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特字。與但第等字無異。魏其列傳。唯灌將軍。獨不失故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兵於趙。特字與但第等字無異。魏其列傳。唯灌將軍。獨不失故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唯未死耳。處州孔廟碑。自天唯舞獨也。正在萬物之首。送湖南李正字序。唯子以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孔子爲然。唯字亦同上。統觀五字皆承上文。不相批駁。只從言下單抽一端。輕輕掉轉。猶云別無可說。只有一件如此云云。而所引五字皆冒句首。此所以爲連字也。非然。其不爲狀字者鮮矣。

顧動字。回首也。借爲連字。則有轉念及此之意。顧字於轉語詞中。最輕婉。用之有回環往復之態。位必句首。否則成爲狀字。

刺客列傳。吾每念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祭統。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匈奴列傳。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糶米糶令其量中必善而已矣。疏廣傳。吾豈老醇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張陳列傳。且所引顧字。皆由上文輕輕掉轉。而夫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享之邪。所引顧字。皆由上文輕輕掉轉。而位於句首。有而顧兩字連用者。李斯列傳云。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而顧者。而反也。顧用如狀字。由是陳餘傳贊云。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賈誼傳云。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諸此顧字。皆反字解。狀字也。然王翦列傳云。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後漢馬援傳云。卿非刺客。顧說客耳。齊策云。夫

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蕭相國世家云。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反居臣等上。諸顧字。經生家皆以與反同義。且以顧反兩字連文證之。不知顧反兩字雖同義。而反爲狀字。諸顧字爲連字。應以乃字解之。況以顧反連文。證顧反兩字可互解。則顧顧反反。無解而有解矣。

### 推拓連字八之五

推拓連字者。所以推開上文。而展拓他意也。作文切忌平衍。須層層開展。方有波折。推拓連字。要皆用以連讀而已。

其拓開跌入之辭。則有雖縱兩字。而雖字尤習用。與而則兩字同爲作家所重。

汲鄭列傳且已在其位。縱愛身一讀。縱字連之。先將文勢推開一宕。旋復跌入本意。張陳列傳。縱上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縱愛身一讀。縱字連之。先將文勢推開一宕。旋復跌入本意。殺我。我不愧於心。乎。田儻列傳。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信。籍獨不愧於心乎。汲鄭列傳。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諸縱字皆以領讀。意在推開上文。而跌落本意也。而經籍中縱字不多見。雖字則所在而有。

雖字有以領一字者。有以領一讀者。論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庸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宣三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諸雖字。皆領一字以爲推宕者。然所領者雖僅一字。而與讀無別。雖狎必變者。猶云。雖素與之狎。

而必變其容也。故雖狎二字已成一讀矣。餘同此。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雖有壺池鳥獸。寡人弗敢與聞。襄三十一。雖君之有魯喪。亦徹邑之憂也。孟荀列傳。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驕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刺客列傳。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司馬相如傳。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司馬遷傳。僕雖罷。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魏其列傳。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賈誼傳。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食貨志。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雖慈母不得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與崔羣書。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送王秀才序。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僂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董太傅行狀。庶人服而請罪。如有司。雖有大過。諸此雖字。皆以領讀。後各有猶。豈亦儻然。寧安諸字。以為呼應。因以收轉煞。句最為得用。若無呼應諸字。則雖字與卽字同解。萬石君列傳。雖燕。猶云。卽燕居也。蕭相國世家。夫曹之功。此特一時之事。梅福傳。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逍遙遊。庖所引雖字。皆可以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屈原列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傳。弘湯深心疾豔。唯天子亦不說也。猶云。卽天子亦不說也。卽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其類此者。不能盡引。公羊桓公十四年云。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此唯字。經生家用以解作雖字之左證。然不如解以卽字之為明晰也。猶云。以為災之餘。卽未易而嘗亦可也。又有一節內。兩用雖字者。趙充國傳云。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歐陽生哀辭云。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兩節兩用雖字。皆以領讀。轉折分明。

若苟使如設令果卽誠假諸字皆事之未然而假設之辭亦爲推拓連字惟以連讀而已而諸字單用先後乎起詞者不常

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又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三節內所有如若苟三字皆假設之辭用以連讀者如若兩字皆後乎王字王乃讀之起詞也苟字冠讀者無起詞也故設辭單用後乎起詞者常也隱十一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膝君爲請又十二若寡人爲內臣君亦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僖七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無所不利焉所引四若字皆以連讀而兩後起詞兩先焉張釋之列傳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又卽宮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呂后本紀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竇田列傳此時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復有可信者乎荀子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番字鬼瑱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有人矣魏志辛毗傳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所引諸設辭皆以連讀卽字兩引一先起詞一後焉令與假兩字皆先起詞果誠兩字則後之就字無起詞故先讀焉惟使字必先起詞廉頗列傳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平原君列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魏天子列傳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見諸使字皆在起詞之先蓋使字雖設辭而有使令之意故皆先起詞然則令假兩字當從同與

連用兩字者則先起詞而無有後焉者

設辭往往借用而字者蕭相國世家鄉使魯君察於此變宜亡此書李斯列傳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前顧後援鏡自鑒則何陷於凶患乎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淮陰侯列傳贊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

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釋之列傳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魏其列傳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游俠列傳誠使諸引內所有曰鄉使曰向使曰假設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曰假令曰浸假曰有如曰誠使皆連用兩字而皆先乎讀之起詞浸假後承以而字者蓋用如無主動字而假爲連字者也又張釋之傳云有如萬分之一而復言假令者重爲設辭以諱之也統觀諸引設辭皆推宕之讀讀則辭意未畢故必有收句以爲應者而收應之句有承以則字必字亦字者有煞以矣字也字而已者有無承無煞而句意相應者詳觀諸引閱者可自得之

設辭之後復有以雖字宕跌者亦習見也

學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誠求之者設辭之讀也雖不中者跌進一步也不遠矣句則折收矣庸果能此道矣必強論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釋之列傳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郢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槩又何感焉梅福傳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孫莫敢觸其鋒管晏列傳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賈誼傳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燕策荀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上張僕射書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答劉正夫書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諸所引節始則以設辭一推繼以雖字一跌而後折收本意句法盡同最爲可法

其餘連字用以較量者則以猶尙與況矧等字又以與豈寧孰等字互爲呼應宣十二困獸猶猶字低一層比況字跌入有勢況字後但有國相一名字並無動字相續似不成句不知況字後凡爲所比者

概皆不言而喻。此處爲所比者。非徒困獸與國相也。乃以困獸之尙鬪。襯出子玉之復讎也。今不言明。此所謂意已到而筆未到也。有時況字上文。雖無猶尙等字。而從低一層說。卽在猶尙等字之甲裏矣。又況字前有加以而字。又字者。所以助轉折之勢。況字後有襯以於字乎字者。所以明比於之義。要之於句法。則皆與單有況字者無別。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三引上文。皆無猶尙等字。以爲呼起。但皆從低一層說。則與書明者無異矣。孟管仲且猶不可者乎。公傳十六。石雞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食貨志。夫千乘三引況字。皆加而字。途孟秀才序。苟如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三引況字。皆加而字。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齋耶。議大凡制度之改。政令。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此況字前加以又字者。況於王乎。又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張敞傳。夫小國之君。此況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況字之有加於前。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此況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況字之有加於前。有襯於後。與無加無襯者。同一句法。故陳湯傳云。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趙策云。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律書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禮書云。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其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而況中庸以下。漸瀆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諸所引。皆合例。況字後句長者。有將爲所比者。說明以足辭氣者。昭七年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敵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

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此節況字後四用矣字。一用雖字。皆讀也。直至能爲鬼。不亦宜乎。方上接況字之句。如此長句。如不將能爲鬼提明。則辭氣不貫矣。

矧爾雅云。況也。經史不習見。見於書者異解。詩經云。矧可射思。義同。韓文鄆人對。有云。矧非是而免輸者乎。又送董邵南序云。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其用法同況字。

以與字作比辭。而後應以寧字。如論語云。與其奢也。寧儉。以及應以豈字。如孟子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或應以孰若等字。如韓文云。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云云。皆已見與字篇內。

用以遞進者。則以抑將寧等字以爲詢商之辭。又或以非惟不惟與亦抑復等字爲撇轉之辭。要之此種連字。皆從假借而來。本無定式。而經史往往藉以推宕文機。故臚舉焉。

論求之與抑與之與庸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孟求技與窮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秦策誠病乎意亦屈乎三引抑字皆以領起進商之句

者。暗寓轉意。所引秦策句內。意同抑字。莊六年云。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昭元年云。子晰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與崔羣書云。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



三引抑字皆轉折之辭。秋水。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卜居。吾寧悃悃受命於戶邪。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諸引句中。兩商之辭。有皆用寧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諸引句中。兩商之辭。有皆用寧字者。有寧將兩字爲先後呼應者。有單用將字。又有將抑並用者。皆無定式。惟其是爾。經史內有兩商之句。有以其字領起者。昭十年云。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答呂鑿山人書云。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孟嘗君傳則云。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是其字之外。又以且字再商者。姑錄之以見文之善變。

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賈誼傳。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隱十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平準書。非獨治羊。治民亦猶是也。刺客列傳。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禘祫議。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響於下國也。三上宰相書。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守戒。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諸引節。皆一推一轉。以不惟非獨。豈惟爲撇者。卽以亦抑固復等字爲轉。而概煞以也字者。所以足收轉之勢也。亦猶兩商之辭。煞以乎與耶等助字者。所以寫其擬度之情也。其他或假狀字。或假動字。以爲連字者。繁不悉載。學者披閱往籍。當自得之。

